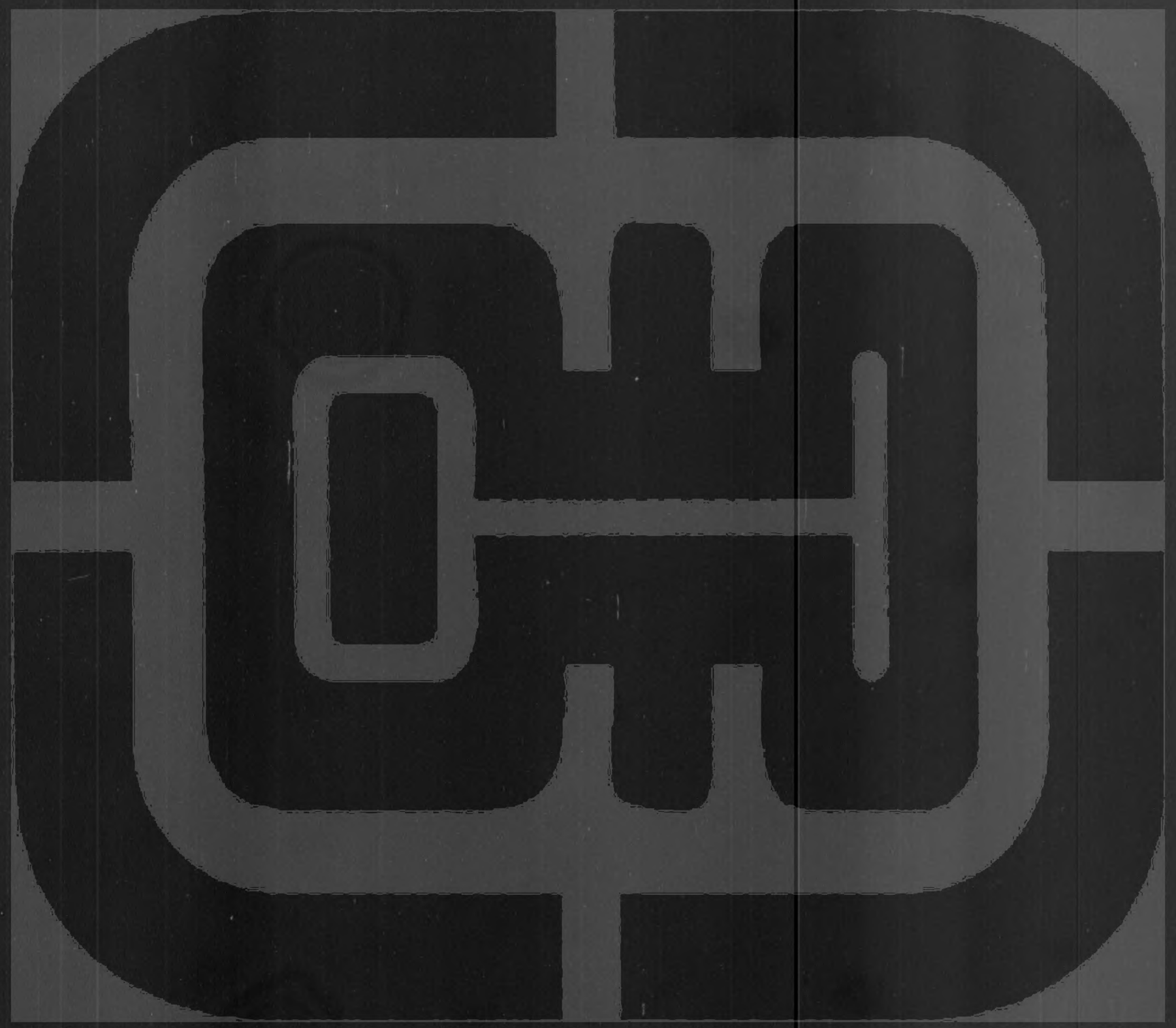

弇州山人讀書後

瑯琊王世貞元美撰　姪士騄校正

華亭陳繼儒仲醇定　長洲許恭訂

書三蘇文後

明允子瞻俱善持論而明允尤雄勁有氣力獨其好勝而多騁不甚曉事體考故實而輕爲可愕可喜之談蓋自戰國中得之子瞻殊爽朗其論策沾溉後人甚多記敘之類順流而易竟不

若歐陽之舒婉然中多警儁語騷賦非古而超然玄著所以收名甚易吾嘗謂子瞻非淺于經術者其少之所以不典則明允之餘習晚之所以不純則葱嶺之緒言然而得是二益亦不小也子由稍近理故文彩不能如父兄晚益近理故益不如然而不失爲佳子弟也四家之文無論已其學則子瞻最博子厚次之退之又次之永叔狹矣

書老蘇文後

明允晚而始嚮學且僻處西裔無師友之淵源與琢劘之助以故于六經雖肄耳而其學僅戰國策史記班范諸書雖佛老莊列之言亦未之考索也夫以明允之雖肄六經則當寘而弗論可也而何至以其私臆而窺聖人之心又以勢之所不得已者而爲聖人之作用使六經之道下而與百家諸子等且有詆譏往古多深文而

不中情事其建白置措必權術而亾益治亂且夫辨姦一論其驗介甫固若蓍蔡然亦介甫自有以驗之彼夫口孔老之言而身夷齊之行卽使造作語言私立名字衣巨盧食犬彘囚首垢面而談詩書何以知其必用用之何以知其必爲天下患也或以明允在永叔席嘗與介甫押而字韵詩而屈或曰韓富與永叔揚明允不容口而介甫獨不及故恨之或曰明允未嘗作此文也子瞻後見介甫之亂政而擬之以歸明于明允也吾謂皆不足論卽果明允作而介甫之報之摘其生平所著書而比之章惇王韶胡不可或又曰惇韶介甫之所喜宜其不以惡明允也雖然明允天下才也使其心術正而少得賢師友以經學琢劘之其雄勁不亦奪永叔而掩子瞻也哉

書蘇詩後

蘇長公之詩在當時天下爭趣之若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一轉首而不能無異議至其後則若垓下之戰正統離而不再屬今雖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于人其厄亦甚矣余晚而頗不以爲然彼見夫盛唐之詩格極高調極美而不能多有不足以酬物而盡變故獨于少陵氏而有合焉所以弗獲如少陵者才有餘而不能制其

橫氣有餘而不能汰其濁肎韻則險而不求妥
鬬事則逞而不避粗所謂武庫中器利鈍森然
誠有以切中其弊者然當其所合作亦自有斐
然而不可掩無論蘇公卽黃魯直傾奇峭峻亦
多得之少陵特單薄無深味蹊逕宛然故離而
益相遠耳魯直不足觀也莊生曰神奇化而臭
腐蘇公時自犯之臭腐復爲神奇則在善觀蘇
詩者

讀皇極經世觀物內篇

邵子之皇極經世書吾所不敢輕言而中有扞
格而不敢輕信者如觀物篇天生于動地生于
靜天動地靜誰不知之第一氣之分自然輕清
上浮重濁下墮則自靜以動靜見天地則可謂
動靜生天地則不可也因天有日月星辰則以
少陽爲星少陰爲辰矣地有水火土石則以少
陽爲石少陰爲土何所見邪然猶可也而以星

爲晝辰爲夜者何也寒暑久耳晝夜速耳何以辨其陰陽太少也雨露風雷陰陽之所化也何以屬之地而謂土爲露石爲雷也雷之發聲往往在水土中不聞在石也露至輕清最高在雲之上不聞在土也皇帝王伯以配春夏秋冬之升降可耳至以配生長收藏抑何贅也謂三王收而五伯藏不知其所證引也夫子有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至設卦之後始繫辭以盡其言今以言配五帝以象配三王者何也且夫五伯之時以語冬則可五伯之術以語冬則不可冬之藏爲春地也五伯之藏亦爲三王地乎不得已而又以體用心跡交互焉抑何其割裂穿鑿也使此書在宋前其見排斥而揮之籓籬之外久矣

書韓世忠傳後

韓蘄王一健鬬將也而忠志材氣有古大臣風晚節優游物外以智藏身則庶幾留文成而尉遲鄂公所不論已吾嘗謂宋高宗即昏愚何以信姦檜至此即議和之不浹歲而兀朮已敗盟矣然無纖芥之恨及檜者其畏諸將甚于畏金虜也蘄王得其幾矣故亦能借而苟自全凡岳武穆之死所以成蘄王之生也蘄王生於是乎

爲宋臣者皆有生樂而鮮死憤矣

書趙鼎傳後

吾嘗取宋南渡以後之才而合晉南渡以後之才比之大約謂宋略不如晉止是緣飾儒術可觀耳緣飾儒術其可觀者在此其没世不振亦在此又謂趙元鎮可比吾家始興然不如始興巧而善收採物情其和平練事足相當弱亦稱是後讀朱子語錄與吾評合李伯紀之忠志庶幾温太眞然愎而過自信又不能堅忍寧如太

真之權奇俶儻也張德遠僅賢于庾元規元規亦非不忠于晉者但忮忍好殺且好勝耳其銳而喜事所至無成亦略如之岳鵬舉喑嗚跳盪臨機決勝故在祖士雅上綏來填撫之略恐不如也韓良臣則又其下矣陳康伯不敢望謝安石虞允文采石之戰故自偉然亦乘亮之未渡而幸勝之又何可望康樂也陶士行未壞之桓元子元子已壞之士行然其材亦非宋所比晉之孽乃王處仲宋之孽乃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是以無解璽而有銜璧嗚呼豈不幸哉

讀通書正蒙

秦漢以後卓然欲紹孟子而追跡六經之後者揚雄氏而已耳王通氏而已耳周張二先生而已耳太玄紹易者也法言中說紹論語者也通書正蒙紹繫辭中庸者也其所入有深淺所造有純駁要之皆不能無意者也吾于措語之際竊窺焉二程者志在脩明夫子之道而羽翼之者也不欲爲家是以其見不盡合旣不盡合是

以無取于正蒙而口不及通書其曰茂叔者不純師之也更百餘年而朱子特尊焉其尊之也亦以自爲紹也曰通鑑綱目者紹春秋者也大約通書入之淺是以爾雅而鮮格辭正蒙入之深是以精至而多瑕語通書嫡也而不甚肖正蒙庶也且孽也雖然自秦漢以後未有能爲是識者也其讀而不易入者何學既明矣是故二書爲筌蹄而可以無述也譬之始制食芻豢者美之而謂爲天下之食師也食之久味且忘矣而何有于師

書趙松雪集後

余嘗謂吳興趙文敏公孟頫風流才藝惟吾郡文待詔徵明可以當之而亦少有差次其同者詩文也書画也又皆以薦辟起家趙詩小壯而俗文稍雅而弱其淺同也文皆暢利而乏深沉其離古同也書小楷趙不能去俗文不能去纖其精絶同也行押則趙於三王近而文不能近少遜也署書則文復少遜也八分古隷則文勝

小篆則趙勝也然而篆不勝隸画則趙之入唐宋人深而文少淺其天趣同也其鑒賞博考復同也位在趙至一品而文僅登一命壽則文踰九齡而趙僅垂七袠異也若出處大節之異前輩固已紛紛言之獨趙集有述太傅丞相伯顏德一章中所云輿地久已裂車書當會同又云六合仰照耀一方顧顓蒙嗚呼元誠而親主宋社誠屋伯顏誠賢有功爲而所宜言者何有胷無心至此也吾待詔不與同年語也

書耶律遼史後

羊叔子世所謂仁人也然吾讀遼史以爲耶律休哥之填燕勝叔子遠叔子之填襄陽未嘗一日而亾取吳其所以勉而爲仁者老子之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休哥悍虜也虜性貪而好殺以殺爲仁以戰剋爲德而休哥獨不然擁數十萬之衆席驟勝之威以壓宋而宋之諸將毋一能角材者顧獨曰保境息民而已使其下

皆化之而不輕爲鹵掠嗚呼仁哉

書許衡傳後

許文正衡之仕蒙古爲異論者不甚肯之以爲蒙古夷狄也不當爲臣此言謬也夫衡也姚樞也竇默也非女直氏之臣也民也女直之與蒙古皆夷狄也自蒙古入而天下之不爲禽獸幾希矣幸而有世祖者不甚嗜殺人而一竅之通小有志于儒道於此而不自牖以啓之二帝三王之教其與存者幾何用夏變夷文正與樞默

之績偉矣夫耶律楚材調鉄木眞之吻齒而柔之中國不盡爲牧苑而遺黎相煦以成蕃庶吾且心儀之以爲其功不在大禹下劉秉忠改服而殉世祖爲之定都邑立綱紀後世無譏焉何獨於衡而有所斷斷也且夫禹不忍於蘇乎哉孔子不舍魯而適楚哉當是時中國之教尚休明乃慨然而欲居九夷庶幾九夷之化而中國也然則爲衡者何忍坐視中國之民而九夷哉雖然其時有江漢先生趙復者欲以死殉而不得則抱孔氏之遺書授樞等而卒不仕也此則善之善者也

書廉希憲伯顏諸傳後

吾嘗謂元有三仁焉楚材調乳虎而馴之使不盡血肉中國又能以死塞利孔其仁蔽天地矣伯顏之下宋社也肅而謚其居功也廉而約其處廢也恬而智其應世事也毅而裁古社稷臣哉乃廉希憲又有學力焉宰相之爲眞宰相也男子之爲眞男子也噫孰謂胡無人

書改併五音篇後

改併五音篇者金老儒韓孝彥允中病古集字之未精因改玉篇歸于五音逐三十六母之中取字而次子道昭復與其子德恩猶子德惠婿王德珪增訂之加詳焉書成于金章宗之泰和八年而孝彥之猶子道昇序之者也其書未辨出道昭或德恩德惠手小楷法種種精妙吾不知于吳彩鸞僊跡何如南渡以後斷無有儷之

者葢章宗古文盛極而業自書成之歲告殂其國日尋於干戈以至於亾毋暇及典籍翰墨之事矣此書幸不遂燹化而吾又幸得之異日戒兒曹刻梓以從三倉凡將急就之後與廣韻韻會竝傳寧不一大快事也

書陶九成書艸莽私乘後

陶宗儀九成於書鮮所不讀尤好纂集文獻掌故如輟耕錄說郛書史會要圖繪寶鑑之類雖雅鄭未分而璞玉良辨矣洪武初宋學士景濂序其書史已推爲耆碩中間有纂修之召不就余嘗見其聽琴軒詩序及送行文或作古隸或作小楷葢至洪武末猶存而此所謂艸莽私乘者則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事而元之末季

諸公所撰著也其能完身名于華故鼎新之際晚節能以壽終殆非偶矣此書乃少年筆楷法尤精謹可存余既愛其人不忝乃祖靖節風而惜其湮沒也特爲拈出之

書宋景濂學士集後

間與僧無心有閱永明壽禪師日行百八事毋論精神疲于應接即自子至亥盡廢食寢盥溲之晷而爲之亦有所不能徧後又偶檢宋學士洪武以後集十二年中得文千四百篇永明神僧也固毋論已學士握文柄特自耳順而踰從心縱游刃斲輪不礙方寸亦寧無毫髮累而優然自如吾三載來五更起焚誦不過佛道經數

卷應酬文字不盡却然亦不能學士五之一而日來心氣損耗成疾爲子弟所苦禁亦自種種覺之乃知吳門白馬之喻誠非妄也因題數語於學士集後不勝貧子之歎

書宋文憲集後二

宋文憲以宿儒佐英主司禮樂制作之柄其高文大冊徧海內卽近而九重遠而四夷亡能舍公筆弗請者骨尚肉而臺閣以易奪之久而至弘德間縉紳以古奪之至嘉靖不盡程古亦不盡爲易者復奪之葢至于今而不復有能舉文憲名矣何論著作雖然亦安可竟廢文憲也文憲於書無所不讀於文體裁無所不曉顧其槩

以典實易宏麗以詳明易道簡發之而欲意之必罄言之而欲人之必曉以故不能預執後人之權而時時見奪夫使後人率偏師而與之角孫主簿之三千騎足敵嬴卒數萬若各悉其國之賦甲而勁於大麓所謂五戰而秦不勝三趙再勝者邯鄲岌岌乎我故思用其人也

書方正學文集後

正學先生之死義天下之人能壯之而又能痛之當是時人主不勝一念之憤屠僇其宗戚以至朋友之屬無所不株累片紙隻字皆有厲禁然其文固已鳩于三十年之餘而大行于百年之後然後知萬乘之威不能與匹夫匹婦爭勝者此是也先生之學出于宋文憲不能如文憲之博而純則過之其文則不盡出文憲所自托

在昌黎氏而不能脫蘇氏窠臼大較飛瀹瀑流之勢多而煙波瀠洄之意少持論則甚正而微涉迂要非孔孟之書弗讀非濂洛關閩之學弗道而至一節之士如周孟橋楊云敞孔璋輩津津稱之不容口異日經濟之不盡究而以致命遂志終固其托寄樹立然也建文魚水之契于集中亦一二見之第齊黃日夜不遑寢息以成燕之禍禍成而委之先生以一木而支大厦之任良可歎也集中林嘉猷者先生門人建文中爲按察僉事先生使之行燕世子間亦甚奇審爾則必不使先生草卽位詔卽不指斥亦必不免若乃至東市而哀憤伉厲固不特一先生也世之哀先生者或過有所褒餙然不失爲志士而國史成于

宣廟時似亦可以已矣而曰孝孺叩頭求哀命執之嗚呼彼寧叩頭者哉

書李空同集後

空同先生兩疏于弘治間擔荷世道不淺雖再下詔獄見以爲煆煉而實益其剛果之氣若廣信之訟血氣與義氣各强半耳材高而病脫疎則易入名高而尚激厲則易染同舟遇風胡越相救而不知其伏機之至此也一遇康德涵再遇林待用而後得免虎口噫嘻亦危矣當嘉靖之丁亥己丑間楊應寧當國名爲最知先生而

竟不一推轂事殊不可曉吾嘗謂憐才者若春風拂面便消忌才者若冰雪寒必透骨俯仰千古至今尚新可歎哉

書李西涯古樂府後

吾嚮者妄謂樂府發自性情規沿風雅大篇貴樸天然渾成小語雖巧勿離本色以故于李賓之擬古樂府病其太涉論議過爾抑剪以爲十不得一自今觀之亦何可少夫其奇旨創造名語疊出縱不可被之管絃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若使字字求諧于房中鐃吹之調取其聲語斷爛者而模倣之以爲樂府在是毋亦西子之

輦邯鄲之步而已

書陳白沙集後

陳公甫先生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乎法與體與題之外者予少年學爲古文辭殊不能相契晚節始自會心偶然讀之或倦而躍然以醒不飲而陶然以甘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若邵堯夫非不有會心處而沓拖跐跋種種可厭譬之剝荔枝薦江瑶以佐蒲萄之酒而餒魚敗肉梟羮蛙炙雜然而前進將

掩鼻抉喉嘔噦之不暇而暇辨其味乎然公甫乃極推重莊孔暘又堯夫糜也而公甫亦自沾沾則不能盡出無意以此小讓陶先生

書王文成公集後一

余十四歲從大人所得王文成公集讀之而晝夜不釋卷至忘寢食其愛之出于三蘇之上稍長讀秦以下古文辭遂于王氏無所入不復顧其書而王氏實不可廢盖當王氏之爲詩少年時亦求所謂工者而爲才所使不能深造而衷于法晚節盡舉而歸之道而尚爲少年意所累不能渾融而出于自然其文則少不必道而往

往有精思晩不必法而匆匆無深味其自負若兩得而幾所謂兩墮者也以世眼觀之公甫固不如以法眼觀之伯安瞠乎後矣若伯安所上封奏陳事理敘功略押闔宏暢使人目醒當不在蘇氏下余少嘗見魏子才先生曰伯安疏絶不如胡永清此以事理言也非以文也

書王文成公集後二

王文成公之致良知與孟子之道性善皆于動處見本體不必究析其偏全而沈切痛快誦之使人躍然而自醒人皆可以爲堯舜要不外此第孟子之所謂善足矣乃必盡闢他說以獨伸吾是文成之所謂良知足矣乃至盡引經語以證吾合吾伸吾是而彼之所謂是者亦出矣吾證吾合而諸牽蔓而不能悉合者亦出矣譬之

行道而得康莊見者振足噭酪而得醍醐聞者
朶頤何暇辨他岐别異味哉乃北人不學妬文
成之俎豆而膚辭詆訶之真蜉蝣之撼樹可咲
也

書李于鱗集後

昔在西省東署時於于鱗詩無所不見而所見
文獨贈予兩序及顔神城碑之類不能十餘首
當時心服其能稱說古昔以牛耳歸之衆已有
葵丘之議而最後集刻行則叛者羣起然往往
以詰屈聱牙攻之則過矣于鱗之病在氣有窒
而辭有蔓或借長語而演之使不可了或以古
語而傳新事使不可識又或心所不許而漫應

之不能伏匿其辭至于寂寥而不可諷味此三者誠有之若乃誌傳之類其合作處眞周鼎商彝尺牘之所輸寫奇辭澹言縱橫溢來而莫能禦恐非非地信陽所辨也徐子言之惡于鱗著之書吾既不伏亦不暇辨爲志數語於後

書歸熙甫文集後

余成進士時歸熙甫則已大有公車間名而積數年不第每罷試則主司相與咤恨以歸生不第何名爲公車而同年朱檢討者佻人也數問余得歸生古文辭否余謝無有一日忽以一編擲余面曰是更不如崔信明水中物邪且謂何不令歸生見我當作李密視秦王時狀余戲答子遂能秦王邪即李密來易才也退取讀之果

熈甫文凡二十餘章多率略應酬語葢朱所見者杜德機耳而又數年熈甫之客中表陸明謨忽貽書責數余以不能推轂熈甫不知其說所自余方盛年憍氣漫爾應之齒牙之鍔頗及吳下前輩中謂陸浚明差强人意熈甫小勝浚明然亦未滿語又數年而熈甫始第又數年而卒客有梓其集貽余者卒卒未及展爲人持去旋徙處曇靖復得而讀之故是近代名手若論議書疏之類滔滔横流不竭而發源則泓渟朗著誌傳碑表昌黎十四永叔十六又最得昌黎割愛脫賺法唯銘辭小不及耳昌黎于碑誌極有力是兼東西京而時出之永叔雖佳故一家言耳而茅坤氏乃頗右永叔而左昌黎故當不識也他序記熈甫亦甚快所不足者起伏與結構也起伏須婉而勁結構須味而裁要必有千鈞之力而後可至于照應點綴絶不可少又貴琢

之無痕此毋但熈甫當時極推重于鱗于鱗亦似有可憾者嗟乎熈甫與朱生皆不可作矣恨不使朱見之復能作秦王態否熈甫集中有一篇盛推宋人而目我輩爲蜉蝣之撼不容口當是于陸生所見報書故無言不酬吾又何憾哉吾又何憾哉

書洹詞後

崔子鍾論人雖過刻然往往有識見不隨衆悲咲獨于文務剪裁而無沛然之氣蹊徑斧鑿靡所不有葢慕子雲之法言而工不足者也吾每讀歸熈甫時義厭其不可了若千尺線每讀崔子文句句可了若線斷珠落恨未有并州剪刀剪歸生以端午續命絲續崔氏也

讀大學

大學一書古聖帝王相傳體用之大要雜見于禮經而朱子獨表章之令天下家喻人習不若五經之有專治而不能相通也於戲亦盛矣吾獨惜朱子之勇于表章而不精于訂定也夫三綱領八條目盡之矣今雜置知止及物有本末諸條于首章以致知格物之解闕焉而妄以腐庸之長語補之不合聽訟之章於物有本末後

又贅之以釋本末且遂有本末而無終始何舛也王文成之格物與朱子異且取大學之古本以正其誤似矣然所謂古本者恐亦未盡當也新民之釋章明德前而止至善後昭昭若日星誰能廢之且欲以如保赤子之一言而證親民抑何濶迂也區區管窺竊以大學本無闕文位置稍失序耳前亦非聖經後亦非賢傳葢曾子引夫子之緒言而繹其意以誨門人門人因而成書前列三綱八條而後序釋之凡古人之爲文類如是耳何以知非曾子書也文有曾子曰云云不應自言而中自引之也所謂門人者必子思也何以知其子思也它門人必不能也今竊爲之訂定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

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然則致知在格物之章何闕釋乎大抵所謂大人者德位兼備之大人而所謂學者治國平天下之學故于格物一章遽及于無訟之爲本以見體不離用平天下之章絕不及國而惟致辨于忠信驕泰之得失以見用不離體而中以脩身貫之見大本之所在而後可以言學王文成之訓格雖小牴牾而其所謂物則合矣卽物窮理之支離何必

待辨而明吾故曰曾子授之而亦子思述之者也

讀中庸

讀中庸而知孟子之爲子思門人無疑也孟子之言性善委曲懇至然不過因率性之道而明天命之眞耳其他所稱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卽誠明明誠生學安利之說耳第反之一字却似未穩恐人作荀卿解首章擬朱子解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與下慎獨功由淺而至深而王文成解則下文之所謂獨者卽不睹不聞而所謂

慎卽戒謹恐懼也竊詳文義當以文成爲當下文朱解喜怒哀樂謂之中卽天命之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卽率性之道也文成解則慎獨以後脩道之教事也微犯致字義矣第朱子解則天下有大本而無達道矣至于致中和分天地位萬物育又分戒懼謹獨支離割强大失子思本意

中和者體用也中庸者卽已成之德而表之曰無過不及而已曰平常而已注變和言庸者誤庸之一字禪者亦知之曰平常心是道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幾于化矣而末引夫子失鵠反身之論所以異于莊周列禦寇也

鬼神之爲德章直與易繫相表裏祭義不足盡之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此語有深味而朱子以不言后土爲省文似失之天以象地以形雖分而上下然各一物耳而所以主宰之者一

上帝也冬至而祀南郊其神此上帝也夏至而祀北郊其神此上帝也所謂易有太極也故詩書聖賢之所稱述有上帝而已不言后土者非略之也釋之言曰帝釋天道之言曰玉帝亦此義也所謂閻羅王者主治人之盡而爲鬼者非土也

夫子稱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孟子之所謂王道者子庶民之一經耳而何以能使齊梁之君幡然而從我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不可缺只在之字上體認分曉耳朱子之格物於之字似未徹也王文成之格物知有之而欲廢此五者不可也故皆不知聖言之全

子思說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至誠如神處絕得易繫之精非孟子所可及

衣錦尚絅章與首章戒謹恐懼以後相表裏而精詳懇至

讀孟子

孟子聖之英者也於辭無所不達意於辨無所不破的其鉤摘聖人之心神辨論千古之學術精深痛切有吾夫子之所未及而至于是湯武薄君臣亦有吾夫子之所不忍言者不幸而不見用于齊梁然亦幸而不見用于齊梁也惠毋論已即齊宣而用之其始必受掣于文忌驩髡之輩必不究稍究而受忌于秦楚燕趙之君兵

交于臨淄之境故將畏上刑而不出必以誘孟子翼之以章丑則必敗其勝之而先移二周之鼎天下之罪叢焉則又敗夫惟其不用也而後世以王佐目之以不遇惜之故曰幸也韓子以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爲功不在禹下愚以爲尊夫子功也闢楊墨非功也凡天下之術有可久者必其便人情者也墨氏利天下摩頂放踵而爲之恡者不自便也揚子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爲貪者不之便也此皆非人情是故不待闢而終自廢如便者雖至今存可也吾竊以爲夫子而下頫氏子醇乎醇哉曾子子思蓋庶幾焉荀子大疵而小醇者也揚子醇與疵俱小者也孟子大醇而小疵者也孟子之醇非諸賢之所能爲醇也孟子之疵猶之乎諸賢之疵也

弇州山人讀書後

瑯琊王世貞元美撰　姪士騄校正
華亭陳繼儒仲醇定　長洲許恭訂

讀秦本紀一

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廓然太公哉春秋之時徐有淮夷青有萊夷雍有犬戎義渠豫有三川陸渾之戎冀有鮮虞赤

白長狄山戎荆揚之地則無非蠻者其人與鳥獸雜而生堯舜之世化不得過數千里焉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爲教固耳秦一蕩洗之而至于今卽西北至于朔方遼西無終令支之地南度百粵踰五嶺巴笮滇池亾不襲衣冠而談詩書治禮樂者於乎誰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爲人主訓也然而功足言也先王之法有道窮而不得不變者封建也民之爲君三年喪也有勢窮而不得不變者井田也古文也於古有益之而善者紀元也有損之而善者肉刑也有略而善者氏族也於乎時哉宜哉宜哉時哉

讀秦本紀二

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以前之主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爲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使之强七國之民自始祖而至于耳孫其首世世入秦庭而封于涇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士不得拱手而奉先王之業蓋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共主若赧王者頓首

于冀闕之下而周不祀矣其時六國之邊秦者四而其半已爲秦有矣秦雖大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戰封觀之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不得不併六國六國不得不併而爲秦且秦至是非與周代也與六國爲代者也夫六國者非僭夷之楚卽篡晉之趙魏韓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之藉令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而輕徭薄稅以與天下相安于無事夫誰曰不可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昔人有云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而儒者皆以爲非愚以爲未可非也夫桀紂者誰之後歟禹與湯之後也商周固世世而臣事之矣桀之二主雖惡然不能出于五服之外而使商周之民盡被其毒也卽不忍而誅其君弔其民立其近裔之賢如若微箕者而臣輔之不亦可乎是時夏殷完國也非若赧王之如髮而不可挽者也

商周大邦也非若晉宋之伏危而不可退者也聖人與其政之仁而亮其心之無所冀而姑爲之稱曰順天應人然猶不沒其實而時見之夫子之不純于湯武也乃其所以不純貶秦晉也近世有豎儒丘氏者不得其說而輕于持論絀其統而削之嗚呼是身爲僭也

讀魏志

余讀史至魏操未嘗不惡其巧而惜其拙也身佐漢而相之挾天子令諸侯以收四海之權而爲魏矣既陰奪而又陽卻之曰吾以臣道終乎何其巧也然而天下莫心與也後世莫口與也舉而名之曰篡嗚呼篡矣當獻帝時董李肇蠻拉然土崩海內之欲爲所欲爲者何限有操亾無操亦亾亾等耳有操後亾則曷不脩諸葛之

政將之以忠純摧陷廓清寓宇奠乂人心而無忘漢也則漢人心而厭漢德魏也則魏不亦明白坦遂哉而顧狼其嗜狐其態屠僇忠舊敖廢儀節至于弑后辱主而後已噫又何拙也雖然魏操無足言也吾所尤惜者劉裕裕非操比也搏國于桓玄還已失之晉而後奪之晉無裕已不社矣零陵之弑亦可以已乎丕不害山陽公裕害零陵王其後裔之亾也亦如之嗚呼孰謂無天道哉

讀五代史

余讀五代史至石晉賂契丹盧龍事未嘗不廢卷歎也曰嗟夫中國之有金元孽哉其弃廢冠履潰坊隘椎衽衣冠納之腥穢即無復論矣謬哉石晉之以中國狄也三代而下其盛者毋過匈奴突厥柔然吐蕃回鶻力足以有中國矣然而弗能入也間入之然而弗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宮室衣服飲食嗜好弗便也濕暑

弗習也驟而令居之若鳥獸之就藩而魚龍之
改陸也契丹得幽州提衡其州之民無不旦而
騎且馳射之令技北矣教其虜雜沿幽之土風
物候令俗南矣挾北技就南俗更數十百年而
其勢固已包中國而入其橐金之一噉而食半
也元之再噉而食全也固所必至矣嗚呼石晉
之罪與
明高皇帝之勳豈不均爲重昭揭萬古哉余閒
者欲竊取春秋之義始石晉訖　明高帝成一
家言而力罷未果因著其志於茲見大都耳

讀宋史

宋所以得稱大繼唐宋者獨其君共儉崇禮讓斬然家範藹乎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晉余得略指數焉藝祖賢非晉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藉累代之業離君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臣矣藝祖一殿帥耳固周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一旦乘隙而掩之著承蜩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晉鼎革之際其

爲敵者偏覇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中下吳即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太原降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阯天下又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奉歲幣而昆事契丹及二帝之北禽也與遺主南竄迹相等也晉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詔胡羯而賊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狄而君之伯父之晉之亾猶有禪受之迹焉宋亾而銜璧輿櫬再辱王庭抑何甘志絀辱也故宋之治其於漢唐弟也其統于晉亦弟也語統者伸宋則不得獨屈晉屈晉則不能獨伸宋且宋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宋至濂洛繼之閩而先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爲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不以

魯先盟主之晉而況濂洛爲也彼以爲宋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宋乎

讀元史一

余嘗怪晉世匈奴鮮卑羯氐羌以至索頭之虜更迭而入爲主其割中國十之六七耳然往往襲華號變夷禮多足稱者蓋至孝文而其俗彬如也豈其先嘗雜處中國有所覩慕于志邪宋亾而薄海內外鮮有不爲元者顧其君臣日斷斷焉思以其教而易中國之俗省臺院寺諸路之長非其人不用也進御之文非其書不覽也

名號之錫非其語不爲美也天子冬而大都夏而上都上都漠北也其葬亦漠北視中國之地若甌脫焉不得已而居之于中國之民若贅疣焉不得已而治之又若六畜焉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以供吾嗜而已於乎不亦天地之至變不幸者哉然所謂匈奴鮮卑羯氐羌索虜者其人浸淫而忘其故矣是以一易世而輒盡元唯不忘其故是以易世之後僅能驅而置之大鹵之外若飛鳥之就林而巨鱗之還壑也元所以迄今不絕哉金之有完顏雍也猶之乎漢文景也嘗怒太子盡用華服曰力世其衰矣是元之策也

讀元史二

彊言秦富言隋大言元葢隻千古亡對焉及其亾也若符合而鑑照也勢成於土崩而盜發于蝟磔也自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士與之相協以就勲亦必有亂命之士與之相角而不得遽就佐命之功天下能知之而亂命之功天下無能知之是故秦之有陳項武李諸氏也爲漢先驅者也隋之有楊李王竇蕭薛諸氏也爲唐

先驅者也元之有張陳韓明諸氏也爲明先驅者也當勝國之全盛也欲以初起烏合之衆率然而與之抗是以牢餧虎也是故餌之以强有力者掎而角之彼勝而我乘其弊也然而屢相扼者彼雖未覩天命所嚮至勤力殘衆然所以陰益不淺也人主未見得天下之不易則守成之道或解多好盈而務遠大天下未見得人主之不易則驁桀之氣猶存多陰覬而輕

舉事兩賢扼而不下也才智出益慮長大命既集之後偃然而念休息天下之民亦且瞿然而悔兵革蕩滌穢志上下兢兢以保治安長爲漢爲唐爲　明而不復有蹶斷鬬攘之患則誰力也王子曰余讀元季喪亂事益竊窺之焉天之啓　明深也或曰元事可得聞歟曰天之厭之其大幾也主驕而靡臣以諂濟貪其大綱也至所以召亂者有三一曰志在囿中國而芻牧之

以省臺院之長郡路之帥則靡不濊肉酪侏儒左衽者焉暴而椎不習民與猾吏耳遁而治其齕人多矣夫安得不盜也二曰承平久士見金鼓而股栗即所將又多濊肉酪侏儒左衽公子也夫以畏敵之兵而當不畏死之寇焉所取勝哉三曰官既不勝盜即無奈盜何也招撫之說行而重餌盜金帛之已又官爵之盜得盜之利而玩其主民見盜之利而嗜爲盜偷安之徒幸盜之招以免責豪傑之士憤盜之招以解體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讀荀子

吾讀荀氏書其言性惡禮矯大抵多憤嫉過中之旨則豈唯小疵已哉至云養心莫善乎誠有味乎有言之也夫誠者眞實不妄也對誠之者而言則聖人事也偏而言之則徹上下語也宋儒舉而非之曰旣誠矣心安用養邪如以辭而已矣孔子之告哀公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知天其爲荀氏語也宋儒當復

舉非之曰是天親而外鑠也是上達而下學也抑何謬戾失序也宋儒之好刺誹古而顓其尊若此又莊子之言曰父子不可解于心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也名言也夫無所逃於天地亦已過矣宋儒復舉而非之夫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天也人也寧無纖毫乎哉堯崩四海若喪考妣必堯而後若喪考妣也父不慈即瞽叟爲吉甫若晉獻者逝而子可無慟哉

讀揚子

余讀揚氏法言其稱則先哲畔道者寡矣顧其文割裂聱曲闇曶淟涊剽襲之跡紛如也甚哉其有意乎言之也聖人之於文也無意焉以達其所本有而不容祕耳故其辭淺言之而愈深也深言之而不祕也驟之而日星乎徐之而大羮玄酒哉乃其矩矱天就矣世之病揚氏以道也余之病揚氏以文也雖然文則又奚病焉

舉非之曰是天親而外鑠也是上達而下學也抑何謬戾失序也宋儒之好刺誹古而顓其尊若此又莊子之言曰父子不可解于心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也名言也夫無所逃於天地亦已過矣宋儒復舉而非之夫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天也人也寧無纖毫乎哉堯崩四海若喪考妣必堯而後若喪考妣也父不慈即瞽叟爲吉甫若晉獻者逝而子可無慟哉

讀揚子

余讀揚氏法言其稱則先哲畔道者寡矣顧其文割裂聱曲闇曶淟涊剽襲之跡紛如也甚哉其有意乎言之也聖人之於文也無意焉以達其所本有而不容祕耳故其辭淺言之而愈深也深言之而不祕也驟之而日星乎徐之而大羮玄酒哉乃其矩矱天就矣世之病揚氏以道也余之病揚氏以文也雖然文則又奚病焉

讀管子

余讀左氏所稱管子大要佐桓公以正如伐楚卻鄭太子辭上卿禮彬彬乎德言君子也卽孔子亦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及讀管子一書自定兵制與魚鹽諸大策外往往擇卑而易行博小以圖大轉敗以爲績巧取而不匱愚其君遂愚其民以愚天下之諸侯使翕然用于吾術而不敢背竊以爲戰國之策士術史傳會而增益

之者晚而信其然不謬妄也夫齊積徂之國也戎與楚積强之虜也驟而用齊以王齊必不信驟而加戎楚以王楚必不絀管子善因時者也時至三代人猶純如也及周之衰而人斷斷如也孟氏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謂我願之乎又曰王不待大文王以百里湯以七十里滕不五十里邪井田之制孟氏之言則既行之矣至于築薛之問而後其技窮也得王而王者周公也得伯而伯者管子也能王而不得王者孔子也不能王而欲王者孟氏也昔宋之南壓於金若卵矣而濂閩之徒日諄諄以正心誠意之說告其君至于用略焉萬一不幸而君任之井吾田車吾兵不踰時而社稷飽敵矣於乎今安得起仲而將相其才使之南治島北却虜徐而置濂洛諸儒于庠序間雅步高論藻飾其所不足邪

讀逸周書

余讀逸周書七十一篇未嘗不奇深其文辭而怪其詩也其言甚仁湯而武武曰桀與其屬五百人止不齊民棄之往奔湯凡數徙轍棄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諸侯莫敢即又曰武王征西方憝國九十有九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是武王者秦始漢武之靡也

王子晉曰吾復三年上賓于帝所以是至今稱晉仙去王會敘事固典有法然所紀奇民淫殄怪鳥獸抑又何誕也奈何不使人主津津好大哉茀書名汲冢者非按汲冢書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安釐王出冢書凡七十五篇如紀年瑣語梁丘藏徵書易國語論語篇目杜預序稱太甲殺伊尹事今本皆無之書所載武王斬紂妲己懸頭二太白旗及周公謚法已收之太史公史記中寧至魏始出哉雖然余未獲見汲冢書以爲恨而孟子於武成乃僅取二三策何也

讀家語

吾嘗讀家語怪其錯雜不精如所稱商羊萍實於大道奚益也雖然是寧獨無聖人之言乎哉自宋儒表四子列於經獨尊論語論語行而家語廢乃至如周禮孝經聖人經國盡性之書不得一列學官使諸儒傳習可慨也孟子言仁義闢楊墨其功大矣至于辨理氣之屬論君臣之際未甚徹也有任而發者有矯而致者於經猶

月之於日也夫三禮周禮也儀禮也曲禮也今廢周禮儀禮不載而厠之以月令檀弓儒行諸篇抑何輕重失次也愚不揆欲詮三禮而删其歆莽褒猶之傳會者爲禮經尊論語而删其非夫子言者採孝經禮記中庸大學家語之凡爲夫子言而粹者别爲經以配禮而六之其非夫子言而稍粹者如魯論門人檀弓諸家合爲傳與孟子翼經而兩之未敢也聊識于此

讀關尹子

關尹子九篇劉向所進云其人即老子所與留著五千言者其持論抑塞支離而小近實非深於師老子者也其辭潛夫論衡之流耳不敢望西京何論莊列至云人之厭生死者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則昭然摩騰入洛後語耳豈向自有别本邪抑向本遺錯後人妄益之

邪夫老子而不爲關尹著五千言已耳老子而爲關尹著五千言此其非關尹語也無疑

讀鬻子

鬻子僞書也其文辭雖不悖謬于道要之至淺陋者掇拾先賢之遺而加飾之耳謂禹據一饋而七十起非三吐之巵言乎七十起何其勞也禹得七大夫如杜季施皆非夏氏因生之姓至所謂東門虛南門墠西門疵北門側幾乎戲矣夫鬻子九十而爲文王師也乃末篇曰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于殷何哉阮逸僞元經李荃

僞陰符劉歆僞周禮固矣猶能文其辭未有如鬻子之淺陋者也雖然使僞而近也毋寧僞而遠也乎近則惑

讀列子

莊子語多寓列子或曰傳會之書也此殆不然其持論無以大異莊子其敘事裁而掞辭法則似勝之獨所稱化人見周穆王與西方有聖人語爲瞿曇氏之學者往往相引以重至謂其教嘗已行于中國而秦廢絶之噫亦謬矣余謂列子中所載二事與關尹子之言皆非舊文儒而瞿曇學者陰益之

讀亢倉子

亢倉子其文辭東京之後迂於儒者耳其議則無嘉焉余讀公孫龍雖其謬悠鄙舛而要之縱放强辨儼然戰國之習也僞者多援少倍多拘少劌亢倉子僞書也列子載亢倉子遂有亢倉子家語記子華子遂有子華子賈誼稱鶡冠子遂有鶡冠子嗚呼士之托空名以求傳其言者意亦可悲哉

讀鬼谷子

劉向班固不載鬼谷子隋志始有之以故讀者疑其僞撰然其命篇甚奇詞亦偉至所以卑闔張翕之機大要出于老氏老氏之以退爲進以與爲取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雖天下後世之言術者莫外焉深于鬼谷者也鬼谷老氏之所甚諱也儀秦又老氏之所甚諱也雖然不得而終諱以辭其咎夫老氏之於

禮猶惜其爲亂首而充其說詐而爲儀秦慘而爲申韓誕而爲市大悖而爲梁角於乎可勝亂哉按鬼谷子楚人隱鬼谷不著名氏嘗有書責儀秦夫旣教之矣又何責焉續仙傳曰鬼谷子卽王詡也得道爲地仙此訣辭也

讀鄧析子

鄧析子五篇鄧析子鄭人也或云數難子產之政子產戮之按左氏駟歂嗣子太叔爲政始殺析其人不足論其文辭戰國策士倪耳循名責實察法立威先申韓而鳴者也至謂天於人父於子兄於弟俱無厚者何哉先王之用刑也本於愛析之用刑也本于無厚於乎誅晩矣轉辭篇與智者言依于辯數語同鬼谷子豈後人傳

其旨苟益其辭也邪要之小人之言往往出于機心之發故不甚相遠耳呂氏春秋記析嘗教獲溺屍者購逆屍者交勝而不可窮圍市井舞文之魁也孰謂駟歂失刑哉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其文辭錯出不雅馴往往有類齊諧稗官者其食客所爲耳懸千金於市購增損而莫之敢也畏其意故不信其令焉取增損哉儒家者流取其篇首所紀月令厠之經迨今焉甚矣不韋之巧也始而以財役其身陰亂秦裔而不悟也既而以財役其言陰亂聖經而又不悟噫嘻則豈獨不韋罪哉

讀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凡十篇漢人燕韓嬰所著其注詩二十二卷而此則雜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家稍近于理者也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汎不切牽合可咲之語葢馳騁勝而說詩之旨微矣獨其辭稍明健可誦而所記亦不甚詭于倫物唯謂孔子南游阿谷之隧則類于懷春之吉士而周公之討管楚

激于隱客之一言爲大謬耳夫子見狸跡鼠而鼓瑟曾子聞而識其有貪狠之心其然乎豈螳蜋捕蟬之說所由昉乎然以美曾子之察音則可以見夫子之移志則不可甚哉好奇者之易詩也

讀白虎通

白虎通者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曰白虎通又按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然則此書爲班固筆也其言禮樂名物制度甚詳往往雜取經傳不爲背理道而獨于五行之生剋次第

悉取人事以配之大抵出于不韋仲舒之緒論而其他立賞罰議褒貶則公穀之義居多至紀封禪而諛心盡露矣吾嘗謂漢之儒多援經以飾事而宋之儒必推事以就經援經以飾事有遠而誣者然而于事濟也推事以就經有邇而當者然而于事不必濟也其濟爲雋不疑而其誣至于劉歆之佐王莽噫亦可鑒也

讀三墳

毛漸序三墳其時皆以爲僞書而漸獨信之毋論其淺率而强爲古語也伏羲畫連山而有民兵器陰兵妖陽兵妖兵陽陣至策辭而曰主我屋室主我刃斧神農歸藏而曰殺藏墓此皆不知其[illegible]而妄爲說者也隋購天下遺書有劉炫者僞爲連山等易百餘卷上之受賞而去後事發坐抵罪所謂三墳者豈卽其書也邪

讀元命苞

右書據以爲後周衛元嵩述唐蘇元明傳李江注楊元素由祕閣傳本鏤行而張昇以授楊揖者也愚謂此卽素撰或張昇撰而托者也卦下每作重疊文難字而攷之諸字書則易曉其旨甚淺而於理不甚悖又經傳註若出一人手故以爲宋人作也凡唐以前僞書其理駁而時有精旨其文雜而古其字奇而有不可識者今皆

反之故以爲宋也乾坤鑿度亦然惟穆天子傳竹書紀年汲冢周書則非秦漢以前人不能也

讀衛霍傳

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爲太史公敘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曰於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乏絕而已嗚呼匈奴天下莫强焉其所以數勝而不絀者豈盡天幸邪至伍被之所以奇大將軍于淮南王者又胡無稱也李廣蓋屢戰而屢敗也太史公津津不啻口出焉敘其材力慓果負誼槩饒仁卹指畫軍事若貌也於

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于孝武而卒腐以老如公孫弘兒寬者二將靡耳奈何雍容取公相爲也彼盖以李廣自況也太史公於游俠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慨獨於李廣衛霍傳比興之義多吾旣深于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摧虜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讀會昌一品集

余嘗怪唐中興以後稱賢相者獨舉裴晉公不及李文饒以爲不可解後得文饒一品集讀之無論其文辭劉鑿瑰麗而已卽搖摩縣斷曲中利害雖晁陸不勝也當裴公之下蔡也天子之志定將謀合而蔡之亾形成矣公不過一贊其決耳蔡下而天下之望歸焉及其帥河東握都統印環數道之兵受進止而不能取趙一支郡

而望若故也一屈于鏄再屈于積三屈于逢吉四屈于宗閔而望又若故也是遵何道哉文饒佐武宗通黠戛斯破回鶻平太原定澤潞若振槁千里之外披膽待燭百萬之衆頫首而聽一言之指麾國勢尊主威振卽不啻屣裴公而上之而及其貶也天下有以爲當然者豈盡成敗論邪彼其訛太尉之賞浮則不聞有以司徒匹者譏平泉之觀侈則不聞以綠野匹者又何也裴以誠李以術裴以容李以忮如是而已史稱其一飯必報睚眦必酬夫脩別于恩怨若此而豈意其曲擠而致之死地者乃其素所恩之敏中邪何文饒之精爽能見托于令狐而不能快心于敏中也則其鬼固賢于其人也嗚呼才至於文饒而不得稱賢相可畏哉

弇州山人讀佛經後

瑯琊王世貞元美撰　姪士騄校正

華亭陳繼儒仲醇定　長洲許恭訂

讀圓覺經

余讀圓覺經所稱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未嘗不怳然自失至云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于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爲心則又未嘗不洒然悟也余自束

髮而來所身受榮辱憂喜悲樂亾慮數十百矣日憧憧焉役余而受之若以爲眞境焉抑何謬盭失計邪不得已而强受之而假名之得已而不已而又强執之嗚呼余之暴余深矣不即不離無縛無脫此是吾人善證第一義我愛旣絶萬境皆空不願作佛何況生天亦庶幾矣莊氏言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嗚呼是奚啻水火哉

讀壇經一

壇經其聖人之言乎哉然而非聖人教也其教行天下遂無祖矣非無祖也夫人而能爲祖也黃梅之徒蓋千餘焉引而不發躍如也達磨之示旨微矣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悟解悟也解悟非悟也酥乳醍醐品列而人嘗之而味得也日攜醍醐而食人知味

者寡矣

讀壇經二

阿難親從世尊且數十年受楞嚴時幾隳法身而不支數現聖光屈金色臂指示要理而不悟六祖一謁黃梅而即覺其入可知也然至遷化現虛空變分骸二國抑何其通達靈妙邪夫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書僧倜禪師傳後　一日僧稠

覽倜禪師傳密行妙解化匝元魏高齊之際一時龍象葢南嶽思天台顒所不及也第攷朝野紀聞全載二書則謂倜少作沙彌往往同輩獰酗角力輒以劣弱見侮祈于金剛神求庇一夕夢神現大身執杵通令食筋盡一鉢覺而力驟發同列猶侮之因橫蹋殿壁行數百步躍首至于梁者數四乃引重千鈞拳捷驍武動駭觀聽

後遂證果入林慮山構寺宇窮極壯麗齊文宣聞而怒欲僇之躬率數萬騎往討倜領僧徒候于谷口帝惟問倜曰陛下欲加法貧道恐血汚伽藍故爾受僇帝大驚禮懺既設饌畢謂倜曰聞師得力于金剛神欲一見可乎倜曰此人力耳當爲陛下見少神力因勑諸梁木起相搏聲若霆震摧迸紛墜帝懼而止之遂聽倜度人造寺無得禁止令傳不載其食筋呪木事第云出家落髮識神厲勇及受十六持勝法節食鞭心九旬食米量至四斗又遇懷王西王屋山兩虎交鬬咆響震岩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齊文宣加害領徒預逆因而感悔此却符合又傳謂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絶無患惱端坐而終異香滿寺茶毗之際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移晷二書所載則又云於并州營幡子未成遘病臨命願爲大力長者既成此功後三十

年隋文帝過并州見此寺而渙然若記處分營造其寺遂成當時故謂文帝大力長者也尋傳所以不載者得非謂倜師業證四果位居五地豈得乞靈鳥芻現身國主習小乘業作有漏因邪然攷之文帝以魏大統七年生生二十年而始爲乾明元年今乃稱倜師後身則尤可笑因附記于後以補傳之闕且證別記之謬

題南陽國師傳後

司空于頔問紫玉大通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入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此事作麽生頔失色師曰這便是黑風吹入羅刹鬼國代宗在便殿指觀軍容使魚朝恩謂南陽國師曰朝恩亦解佛法朝恩進問曰何謂無明從何而起師曰衰相現前奴也解問佛法朝恩大怒師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二段極相類亦大俊

快然禪和子往往用此伎倆久之不直錢矣于司空原籍是羅刹鬼國人魚軍容落地便結無明種子一生於其間作活何煩問對也

書知玄法師傳後

佛祖統紀謂知玄法師自成都謁僖宗優禮之賜號悟達尋歸九隴定中見菩薩摩頂說法言訖即隱俄見一珠入玄左股隆起痛甚上有晁錯二字玄知夙業即右膝安臥而逝世言玄之前身漢州三學山知鉉法師臨終感病與玄正類及攷神僧傳知玄邂逅一僧患迦摩羅疾候視無倦至別僧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

隴山相尋二松爲誌後玄居安國寺僖宗禮之賜沈香座忽膝生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以飲食餵之則開口吞啖因憶僧言入山尋訪二松之間佛寺儼然故僧出迓甚懽遂留止宿告以所苦曰無傷也山有泉旦灌之即愈及明至泉所方掬水際瘡忽人語曰未可也公不讀西漢書乎曰讀曰既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錯乎公即盎後身吾乃錯也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爲僧戒律精嚴不得其便今公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害之而迦諾迦尊者以三昧法水洗我我去汝不爲怨矣玄乃掬水洗之痛徹髓絕而復蘇遂愈回顧寺無覩矣玄因卓錫其地述水懺三卷尋二本所傳雖一知玄前身袁盎而其事無一同者第其爲冤報則一耳豈盎陷錯雖深而宅行尚可錯被冤雖慘而餘因爲劣邪因識于後

書佛祖統紀後

自景德傳燈錄出而續之者至合爲五燈其統則釋迦世尊而下爲迦葉阿難陀中有馬鳴龍樹以至菩提達磨爲西天二十八祖達磨來本土爲初祖以至慧能爲六祖而衣鉢絕矣六祖之後最顯者二宗曰南嶽讓青原思讓之下爲馬祖道一而道一之後其著復五宗而此統紀則宋僧法槃別立教宗以法華爲經天台爲統

止觀爲門曰三諦所謂中諦者統一切法眞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爲此一祕之藏不顯蓋三惑覆之于是立三觀以破三惑曰空觀者破見思惑證一切智成般若德假觀者破塵沙惑證道種智成解脫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種智成法身德大抵其義竪于龍樹演于南嶽思而備于天台智者自達磨西來之後一洗而空之直截簡易最爲高明之士所傾信而此說漸屈法槃乃推南嶽思以繼龍樹推天台智者以繼南嶽而自提婆達多以至般若多羅西天之所奕葉而徑略之乃至斥禪那于別傳引遼人焚壇經寶林傳以爲快謂雖異途而不敢不贊者賢首藏師叛去而竊用其義者清涼觀師公爲異同而自立巳意者慈恩觀師又謂圭峰密私用其言而專以四禪八定次第之學何用兒戲以侮耆德嗚呼天台非非統也止

觀非非門也醍醐酥酪皆乳也釵釧杯盂皆金也物尚無諍而我何諍爲且夫之燕者懼南其首耳吾北首而或水或陸陸而或騎或步卽歲月之小異何患其不至哉近有一妄庸僧口尚乳臭目不識三昧而輒作披荆鉞以攻賢首皆法槃輩爲之倡也故雖精博如李長者超絶如大慧杲而不敢以爲我師以其有諍心也何況法槃又何況此妄庸僧一幺麽也

書佛祖統載後

元僧莘亭智常作佛祖統載其名與統紀同而立例却異自七佛以至二十七祖中國六祖一花五葉爲主而教典正傳淨行神足亾所不該又效涑水通鑑編年之法爲之其用心亦勤矣第有不滿人意者釋迦旣爲始祖且係教主卽當詳其罔明兜率之緣與生時化導之跡不宜太略一誤也末世如觀音化身爲寶誌僧伽彌

勒爲傳士契此文殊普賢爲寒山拾得尚猶記之而此四大士親助世尊行化瑰偉奇絶舍利弗須菩提皆佛大弟子而曾不得與諸高僧竝記二誤也我佛未生之前編年何用至于三皇諸紀皆路史稗官之談怪誕不經又與佛典非合而備載之三誤也佛生之後震旦世次沿革志其一二以爲年綱足矣而備載不切之政濫紀無涉之人四誤也志存伐異即猖狂甚口之辭必收事取黨同則鄙俚不經之語亦錄一語有助則小人盡爲君子一事相聯則賢者遽成不肖五誤也大槩所熟五燈會元而已而於全藏未爲淹通挂漏不少六誤也僧雛際會恩禮貴富取眩俗目書之有味七誤也須大出子墨一番作用去十之八益十之三然後可稱釋史不愧法門聊志于後以俟異時

第二卷載太古諸君盤古天皇地皇人皇氏五

紀太昊炎帝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夏商諸代既在七佛之後又非釋迦同時至于三皇以前語出稗官事多荒誕略之可也即如太昊在位僅一百十年女媧在位一百四十年而共工大庭以下凡十五代而通一萬七千七百八十七年則人各得千餘年天子矣豈理哉少昊既云黃帝子而系黃帝復云十八代一千五百年顓頊既云黃帝孫少昊之從子而系少昊復云十代四百九十年帝嚳既云黃帝曾孫顓頊從子而系顓頊復云八代五百二十年帝堯既云黃帝玄孫帝嚳次子而系帝嚳復云九代二百五十八年何自相矛盾至此也

第三卷世尊降生成佛事當詳而反略其生也曰二月八日其出家也亦曰二月八日又曰十二月八日今天下俱以四月八日浴佛而以臘月八日治粥供佛及施僧則兩二月八日恐未

確

穆王乘八駿游西極孝王時外國進二尺虎四角犀宣王時史籀改大篆平王政出方伯秦始逐諸侯客東巡瑯邪刻石何預佛門事後放此老聃身長四尺六寸額凸眉麤反唇騫鼻髆尖胯聃耳髦頭諸醜狀誰見之復誰紀之葢道家者流妄稱其有八十二種好相擬于世尊故釋氏之徒從而加毀也史記云老子入河沙不知所終而於紀巳卯年著其薨亦無證夫子獨詳而不敢有所訾者以夫子之徒方馭世故也

始皇癸未沙門室利防十八人來自西域帝惡其異俗以付獄俄有金剛神碎獄門而出之此事殊誕妄不足信

第四卷中郎將蔡愔博士王遵等西訪佛道至大月氏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師而迎之歸恐非實錄當是摩騰法蘭自來也

釋道比較焚經事妄是時無道經且所稱大臣皆不合吾前已辨之

第六卷支公養鷹復養馬大違佛戒且晉世高僧皆以老莊得儁聲于本教故自淺

孫興公許玄度于佛有何關而傳之郗嘉賓爲桓氏弱晉者也爾時諸僧雖不過得數百緡便相稱述耳

第七卷肇公爲姚興所殺不知何故諱之不諱師子慧可無懺玄高而諱肇何也第他傳所謂將頭迎白刃一似斬清風恐亦係傳會是不類肇公語

第八卷謝靈運謀叛棄市於佛何關

僧道不拜王者可也若不拜父母則唯世尊始得

第九卷達磨觀世音大士化身也而誌公亦稱大士化身同時顯化南北人用爲疑是不必疑

千百億身之二人耳

范曄魏收以其能叙述釋氏而無貶辭不知曄之逆亂收之淫鄙去崔浩李德裕何霄壤也

第十卷載文中子事甚詳以其語有西方之聖故也

第十一卷謂唐高祖受禪百官拜舞僧但山呼拱立鄂國公尉遲敬德金吾衛將軍劉文靖奏曰僧未登聖俱是凡夫何乃高揖王侯帝令定優劣編入朝典按此時尉遲公方在宋金剛部下作賊文靖爲內史令亦無爲金吾衛將軍

原州五石青質白文成字祕讖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於佛何與

奘法師之穎朗善記其什公之儔乎而潔烈勝之於道稍不足者綺語耳

第十二卷黃梅弘忍大師夙生事余于本傳辨之

呂太后武曌之淫亂而能弘佛法豈眞能知佛法者卽權教所不棄豈止枉尋直尺得獐失兎而已

阿闍世雖殺父不赦十二時中尚有善念如二雌者善念永絕必墮無間

嵩嶽珪與嶽神論話信是雄爽然尚非極則語第十三卷法秀施袈裟迴向寺領玉簫進玄宗事旣詭誕而末復及淫褻語殊乖本色

元魯山雖不爲僧服及作僧語而有僧行附紀之可也

安祿山陷長安玄宗入蜀而守臣有與祿山偕反者其人曾爲閬守有畫像在路次玄宗見之大怒以劒斬像首其人在陝西首無故忽墜正史稗史皆不載最爲誕妄可笑大慧杲引之以證禪悟而智常復載之何也

第十四卷觀軍容使魚朝恩于帝前謂慧忠曰

朝恩亦解些子佛法即問忠何者是無明明從何而起忠曰佛法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忠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相現朝恩失色大怒忠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其語與大通答于頓惡風吹入羅刹鬼國一機軸然于能心折而魚更起忿端于差勝耳魚與忠復有問對語太峻險且無大意味渠方威振人主恐忠未便作此劇折或其徒有粉飾耳

第十五卷清涼國師澄觀代宗大曆元年戊申奉詔入內勑譯華嚴德宗貞元十二年丙子命河東節度使李詵迎澄觀入京同罽賓三藏般若譯烏荼國所進華嚴葢再譯也十五年進號鎮國大師加天下大僧錄至開成三年戊午始示寂俗臘百有二可謂宿德矣清涼得法於南陽忠徑一山欽爲人主所尊禮然不聞忠國師之推轂江西一石頭遷而清涼之推轂百丈大

珠南泉西堂藥山歸宗故當別有意也

第十六卷大顛折韓昌黎書係僧雛僞撰吾前已辨之

柳子厚少年急功名不自檢猶無害晚途遠宦邑鬱侘傺至死而爲神以恐喝求祀望阿脩羅趣且不可得豈可以其作綺語贊僧媚佛而諄諄錄之也

智常有論謂周武廢教時沙門犯顏抗爭殆數十人及唐高議沙汰而惠乘玄琬智實法林等皇皇論爭引義慷慨亦見法門有人大曆而後祖道既興吾門雄傑盡趣禪林至武宗議廢教而稍能持者僅知玄一人而已雖上意不可解大數不可逃而變故之際無一辭可紀亦吾徒失學之故也尋智常此語太麤生然亦未宜盡廢宋宣和世亦然

自十七卷以後唐時宗門伎倆幾窮賴趙州臨

濟別作提掇警策一番五季而後法席愈盛作者林立第覺諸大德往往自學問中融脫得來雖辨才無礙天藻秀發而能踏江西頂透曹谿髓上者吾未之多見也

了元雖詩僧尚有蔥嶺氣息洪覺範則一削髮苦吟措大耳

陳隋之際焚身有崖菩薩者其人甚奇事甚偉而此不之載

政和帝既詘釋教于宣德門觀燈爲一龐眉行童指斥殆無可對隨而杜口雖炮烙刀碪雜下竟不得其一聲鐵圍山叢談夷堅志皆詳之而此亦不載

張無垢九成居士中龍象也與妙喜若一人而今絕不之齒豈有所不足邪

張無盡求臺諫要得呵佛罵祖與司馬二呂諸賢放對正是擬作無佛論時識見也後作護法

論便與蔡元長別乃知佛力不可思議耳晚歲
翛然事外未必無得吾嚮者疑之過是不見屠
兒廣額邪

又云朱仲晦少年不樂讀時文因憶一尊宿說
禪直指本心昭昭靈靈一着十八歲請舉時從
劉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暨搜其篋只大
慧語錄一帙則是言也禪者諛大慧而借朱先
生爲重之言也朱先生平無書不讀所坐正
于鑽故紙無出頭處果爾豈所謂晚來未必了
了者邪

宇文虛中爲宋使金至翰林承旨久之以忌者
搆其欲結南客殺虜酋舉族燒死今云壽百八
歲無疾跏趺援筆朗吟而往豈實錄也其詩所
謂英名留付世人傳當是被戮時絕筆語耳於
釋門何與

所載李屏山鳴道集其掊擊閩洛時有得有失

而序之者湛然居士移剌楚材也移剌即耶律遼姓之訛音吾嚮者甚嘉楚材之功而疑其用處有佛圖澄僧稠意今果然即將爲釋子後身也

劉元城曰孔佛之言相爲終始孔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言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次第若出一人第孔以三綱五常爲道故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又云所謂禪一字六經中亦有此理達磨西來禪話大行佛法弊矣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某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生出處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吾常謂元城在元祐黨最爲傑然投荒萬里垂暮年而節不挫膚色不少變怪其定力之所自今了不諱賢于諸賢多矣然坐此不得收理學籍噉孔廟犹嚮老先生者涑水公也涑水心行幾希閔子卜夏然于死生處恐不如元城了了

帝師發思八史云八思巴又曰八馬皆誤也其制詞稱名班彌怛拔思發其文始全而賜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闡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葢自有釋氏以來其光顯尊重未有過焉者也心印不如達磨神足不如圖澄開敏不如羅什記臆不如一行不過小持法呪唄而已而猥被世祖之寵秉華夷釋教之權不亦幸哉

薛禪帝一商胡也雖不通經典而亦有闇合處大約胡人入主中國得佛教雖不能止貪而亦少可止殺阿闍不可無世尊阿育不可無麵多若瑠璃若太武則末如之何也已

書弘明二集後

弘明集者梁釋彥悰述廣弘明集者唐釋道宣述也大要與黃冠諍角以掊擊拒開爲功姑取其衛教而已而不計其辭之憤與夸也悰公所述多東晉宋齊人語既不能暢其筆扎而於所覽西竺文言亦淺鮮口若吐而吃指若舒而掣者葢理爲辭窒辭爲理困攻固非輸守亦非墨如是而已若宣公述則緇衣諸賢承梁武弘法

之後其書盡出而脩辭亦漸暢第姍詈誕慢不特彼教之所不堪承而我古先生亦爲之噦嘔矣其佳者不能勝陳琳之檄張湯之案而拙者則一村社閭訐耳彼黃冠又其下者無一息猶龍公泒何足與辨也尋宣此述與續高僧傳可謂篤信好學不可謂之知道也其志于釋門立功名其事則史其文則藻於吾儒葢鄭康成范甯之倫不可與望濂洛關閩也余因妄有所評若達磨而下諸祖其造類孟子智顗類朱子而皆勝之永明壽業可與朱子埒而大勝之大慧杲性質類程叔子學類陸子靜而微有低昂此語出兩家故當皆不喜然自有識者

弇州山人讀書後

瑯琊王世貞元美撰　姪士騄校正

華亭陳繼儒仲醇定　長洲許恭訂

書黃庭內景經後

黃庭內景經者乃太上道君於蕤珠宮作七言咏歌以發修身繕性之要生人一身歸宿皆在泥丸而作用皆在心三庭三田之內有餘地焉眞人在已莫問鄰一語若預知後之有取於西

鄰者爲拈破之即飛升度世資之有餘裕矣此經自景林王眞人傳之南嶽魏夫人凡仙經四十餘卷而此爲首南眞遷化後幾三十年而後傳之東華楊司命而此復爲首司命以後隷傳護軍長史許思玄少子上計掾道翔道翔之子黃民避亂入剡併諸經寄東闡馬朗家晉安守孔默罷郡還聞而以重幣勤禮懇之黃民而始得傳寫孔不及奉誦而其子熙先綜先才而狂

謂經語誦之萬徧即得仙以爲妖妄備酒悉取燔之後誘其舅范詹事暴友族滅而繕寫人王興私各錄一本自隨渡錢塘漂沒僅內景存乃深信萬徧之說甫誦而火燬其廬再誦之露臺而甫漬其褒遂氣結貿曆日死深山中而經卷之在二氏者絕矣王靈期造黃民而懇得之輒加損益傳以麗藻遂盛行於世而黃民歸錢塘乃留眞經一厨付馬朗後荏苒不復能取而卒

馬氏寶奉之其人皆壽考大富三世移事佛而經稍散佚其後正本錄本雜寓於陸靜修孔璪杜京產顧歡鍾法師婁居士諸公所陶隱居百方購得之陶有神鑒獨能辨楊君及二許眞蹟而內外景悉備閟之茅山今道藏所存本是也此與右軍固無與不知何緣宋思陵有臨本攷之宣和書譜不載恐所得右軍內景經亦贋本耳載攷此經一名太上琴心文一名太上金書一名東華玉篇孔熙先兄弟以爲讀萬徧輒得仙而笑之不知授者非凡師乃仙師也受者非凡骨乃仙骨而又慈惠忠信躭注玄眞者也受而齋九日用玄雲之錦九十尺金闕鳳文之羅四十尺金紐九雙以謝師沐浴居僻室九十日而誦萬徧一日當得百十餘遍亦不易易也今此經托之梓徧天下而耳目之授者何師而受者何人也即十萬徧奚益矣余自承本師曇陽

子誨時時默諷亦已成誦文仲子休承許爲余作小楷奉持之一月而休承目眵手戰不能終諾乃改以乞周公瑕公瑕日受役碑板間乃能舍而爲余結此段方外緣亦佳事也

書道德經後

周公瑕往年爲余書老子道德經五千言亡何而失之歲庚辰公瑕歸自徽中念且老從我索一傳客或謂公瑕迫得傳而余恨失經以從吏公瑕續書之昔人所謂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者殆不偶哉既裝成褱而志其後按太史公傳老子謂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某字伯陽周守藏室史也居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

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又云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養壽也又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之後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其本末甚明然自太史公言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寡功道家宗老子而儒者宗吾孔子孔子之教蓋萬世人王取則焉而其徒不明兩家之始所合遂抑絀老子以爲異端而老子之徒其庸鄙詭誕者覩西來之跡宏奇高大炫燿一世遂不暇與吾儒辨而更竊漬其餘瀋以求與之角而並傳蓋豔釋迦之稱累劫則謂在伏羲爲鬱華子在祝融爲廣壽子在神農爲大成子在軒轅爲廣成子在少昊爲隨應子在顓頊爲赤精子在帝嚳爲錄圖子在堯爲務成

子在舜爲尹壽子在禹爲眞行子在湯爲錫則子在周始爲老子夫軒轅之世廣成居崆峒千七百年而其後猶未已也遠者姑亡論已前是而爲廣壽爲大成後是而爲隨應爲赤精又何人耶且堯舜禹非異代也一時而爲三子何遷逝之速也三代以還賢公卿非乏紀也又何爲而不一及也乃至謂老子生於商爲周文王守藏史曰燮邑子武王時遷柱下史成王時守故官爲經成子遂西游流沙康王時復歸曰郭叔子昭王時復西邁云云蓋又傅會化胡經之說也奇釋迦之有三十二相及七十二好相則亦曰七十二相八十好相也偉釋迦之長丈六尺則亦曰丈二尺也不知孔子九尺六寸人以爲長人而異之若丈二尺而人不惟且駭者未之有也且史何以不載也夫老子至聖也其化而爲太上靈眞至尊也又奚必借西方之事而矯

飾之然至儒者之所抑絀而指爲異端者又可笑也老子往往皆格言其體至虛而不無其用至大而能泯其跡精以治躬粗以治天下取之固逢原矣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知言哉君子之於世甚無樂乎其名也仁義也孝辭也忠臣也其名不得已而有之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者絕其名復者復其實也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謂倚伏貞勝造物若誘人而使之盈蓋使理國繕身者於張强興與之際懼然而思警也非以導人巧也夫不得老子之所以立言不解其文義而妄爲之闢荀卿氏所謂賤儒也世貞一言而當獲譴於今之爲二家者然使吾老子孔子而在以爲譴哉不以爲譴哉

書莊子要語後

莊子亦人中天也其位業所受則天中人也其言有倏然而出世外者則亦人中天也出而不能盡不獲如大雄氏者則又天中人也爲言幾數十萬今吾采之而周生爲錄之者十不能一耳然皆粹乎瑩然若穀之得鑿酥乳之得醍醐而砂礦之得燭銀也自莊子之言出而後世之修辭者獵其奇務識者資其博拘方者疑其誕

而守經者病其詭彼皆有以來之雖然彼固有以來之於彼無與也吾采之吾以自爲而已於四者亦無與也

書關尹子要語後

昔關尹子望紫氣一縷於函谷之東而知猶龍公之至今不佞讀關尹子一句而知其非關尹子書雖然是後世識玄理曉養生苦思振奇者之所撰其言非以托關尹子也何以故能識玄理曉養生苦思振奇者必不以關尹子重以關尹子重者其人必剽黃老莊列之巵緒而爲之屈於旨伸於辭恒也今此所屈者辭也所伸者

旨也故曰非以托關尹子也乃王生爲余書者則奇已甚矣思愈苦矣夫亦可以已矣夫

書天隱子後

天隱子一書司馬子微述謂傳之天隱子疑即子微所自著也注參同者見以爲淺近思悟眞者見以爲局小而亦自有理至謂胞胎有形已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則所謂見其一未見其二者子微之術不過却病延年而已夫道苟不得病何必卻而年又何必延也其謂坐忘者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語故精

書化書後

化書者觀化也凡自有而忽無自無而忽有皆化也其自有而漸無自無而漸有者亦化也以我推物以物推物物以物物推天地皆自有無之際得之而葆身理天下之道寓焉其旨遠其辭文其言約而中是故識者曰此非齊丘之所著而眞人譚峭景升之所著也景升書成而授齊丘使行之齊丘匿而以已名焉或曰齊丘旣

得書忌景升而殺之或曰醉而以皮囊之沈之水爲道家者曰景升羽化者也齊丘不得而殺也宋人之傳奇至云有魚而得一皮囊藻荇封之若駝鳥卵啓而得一人鼩鼩熟眠醒而問漁者曰化書行乎曰行矣吾在此甚樂幸復爲我縫而置諸水此傳會也夫漁者何以知化書之行夫漁者得人而復置之水寧有是理哉是書也吾以爲齊丘必竄入其自著十之一二而後掩爲已有如五常一章忽云運帝王之籌策代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是也彼蓋所以名齊丘意也若景升必不推仲尼亦不必附於儒者又齊丘於觀化之際輒自稱小人所謂不考而招者一笑一笑

書元始上眞衆仙記後

此記別標爲葛洪枕中書而序辭稱於羅浮山夜半靜齋忽降一眞人授書謂二儀未分溟涬鴻濛狀若雞子有盤古眞人自稱元始天王游於其中凡六劫而忽生太元玉女相與通氣結精還居玉京山宮殿凡一劫而一施太元母生天皇十三頭治三萬六千歲其後天皇生地皇地皇生人皇太元母又生扶桑大帝東皇公號

元陽父九光玄女號太眞西王母太上眞人元始天王弟子也金闕老子太上弟子也其職如世之有司徒承相耳宅靈眞衙名往往與位業圖相出入至所稱張衡楊雲爲北方鬼帝治羅浮山嵇康爲中央鬼帝治抱犢山伯夷叔齊爲九天僕射周公旦爲北帝師屈原爲海伯王弼爲北海監皆眞誥所不載却又有大可笑者洪化去在晉惠中而許暎許穆許玉斧郭景純皆生南渡以後與洪不相及又云二許爲眞人未有掌領又似未見眞誥全文者夫好夸飾而不核古以是作僞書久而始逗露一何幸也道藏若此類多不可盡摘摘其尤著者

書許真君石函記後

石函記上下卷按此函既爲許真君所載而中所搆撰皆不類晉人語蓋自張紫陽而後陳泥丸白紫清繼之俱以無礙之辨才發性命之宗旨一時門弟子模倣爲之末宗骫骳之氣可掬乃至所爲醉思仙歌亦托之真君大還丹歌則托之吳猛鉛汞歌托之嚴君平龍虎歌托之陰長生破迷正道還丹歌托之鍾離雲房敲爻搖

頭坏贈別方處士題王先生菴門贈喬二郎鄂渚二道谷神直指大丹諸歌托之呂洞賓還丹破迷至眞三歌托之劉海蟾鄙俚冗沓不能脫沿街鼓簡氣如出一口不知長生之四言何其古雅得正始之音而海蟾五言古風鍾呂近體清逸秀勁何嘗不渢渢唐氏本色耶此必陳上陽之流爲之飾畫無鹽唐突西子良可恨也若其中有一二精至語不妨作摩天偈例取之

書坐忘論後

楊用脩謂司馬子微坐忘論爲坐馳誤也殆見其名未熟其語耳子微所謂執心住空還是有所既不合理又反成病若心起皆滅不簡是非則永斷覺知入於盲空若任心所起一無所制則與凡夫元來不別若唯斷善惡心無指歸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悞耳若徧行諸事言心無所染者於言甚善於行極非此皆從方寸中

鍛鍊一番過來故於受病處極懇至乃爾其治心之法則曰息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著空行之有常自得眞見又云疑則任思悟已則已必其有思思則以智害恬爲　傷本若煩邪亂想隨覺則除毀譽善惡皆即撥去莫將心受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道自來居如此下語即吾夫子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以異也去曹溪黃蘗亦自不遠以此言忘何云坐馳吾故曰用修似未熟其語也

書三茅眞君傳後

關中王令賜紱自白光祿啓常所來携光祿手刻三茅眞君仙傳伏讀之即眞仙通鑑所傳而頗加詳者也眞君化跡顯在名山紀之眞誥與南眞石函並炳烺耳目夫復何疑所恨玄門操觚之士不通史學猥加藻飾以召瑕攻竟成蛇足耳不佞請得而畧言之夫所謂百十二字寶號者受之天乎受之人乎受之天不過眞誥所

稱而已受之人不過唐宋以後所封而已不應煩雜至此且襲北極文昌之訛漏也秦時封徹侯至少不過蜀應文信及始皇時王賁王離趙亥趙成馮毋擇而已以李斯爲承相尚不得侯而何以有長平侯偃廣信侯熹也戰國有號無謚始皇不立謚何以又有長平恭侯也定錄仲君以景帝戊戌生至武帝元朔元年舉賢良拜五官中郎正按元年爲癸丑仲君僅十五耳是歲雖下郡國舉孝廉不聞舉賢良也西漢官無所謂五官中郎其以上書拜郎中者主父偃三人耳不聞拜中郎也征和二年轉太子太傅按是歲爲癸丑戾太子反若在前則與少傅石德及宮臣皆從誅在後則不立太子設太傅也元鳳元年拜破胡校尉武威太守是歲爲辛丑時不設破胡校尉官保命季君以庚子生武帝建元三年舉方正不就按是歲爲癸卯君僅四歲

耳又云游梁國爲孝王上賓時孝王薨十餘年矣宣帝地節二年自洛陽令轉西城校尉是歲爲甲寅君年已七十五然是時亦無西城校尉官也元帝卽位仲君拜執金吾季君拜五更大夫轉西河太守按是歲爲初元元年癸酉仲君年九十五季君亦九十三不應上之官籍今九卿二千石有此壽俊人主必當旌異史必爲立傳亦不應寂寂乃爾且九卿年表執金吾爲馮奉世無所謂仲君也亦不設五更大夫官大抵事玄者不當以其飾而恣爲談守儒者不必惡其飾而遂生詬取理而節可也長夏無事偶書於後以示王令倘可遺光祿小刪之何如

書桓眞人昇仙記後

吾於丁卯秋中避跡弘法寺抽道藏翔字函小帙曰桓眞人昇仙記吾甚愛之因手書一通葢謂記内所稱西蜀華葢山李桓仙君授覲金丹大藥與飛步隱身諸訣既成而誨之俾從陶隱居爲門弟子披髮跣足執鋤爲圃十二年吾當舉之上帝詔昇雲天且謂陶有三是有四非所四非者其一註藥餌方書殺禽魚蟲獸救治病

其二好算星度窮究天機潛厭鬼神言人休咎其三種植花木耕鋤山林伐木匠屋自恃聲勢親近朝廷其四望想太重便希昇仙創待仙樓造降真館又謂陶雕琢文詞勞神典籍窮究經旨好述異事且求真不一潛神二門言菩提行修西天記作往生文道釋並修則上帝未見用也凱如言而往果如期上升四非之說故余所甚契及後稍暇讀其全文而鄙之以其沓拖猥雜殊無六朝風氣而徧考諸藏有高道傳云桓法闓字法舒不知何許人事隱居華陽館十餘年一日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隱居與然謂已當之童曰太上所命桓先生也隱居計門人無桓姓推執役者得法闓詰之曰常行默朝之道親朝上帝已九年矣隱居更欲師之法闓辭不許乃懇曰某於求道勤矣而尚淹世者非有過耶幸爲訪之法闓駕白鶴而昇三日密降隱

居室謂先生陰功著矣而所脩本草以蚩蟲水蛭之類爲藥利在人害在物以此小淹一紀乃解形當投蓬萊都水監此傳乃道士賈善翔撰進成都李汝成駁之以隱居玄門董狐豈有異人居門下而不識者又得隱居墨跡南平王所造清隱館即弟子桓法闡所居邵陵王又有隱居化後法闡猶存無先期上升之說而法闡受法高第其非執役固明甚也據賈高撰傳謂都水監之說爲門弟子女眞錢所預告者又攷隱居所著冥通記則周太玄從定錄趙丞得之南眞夫人者都不言法闡也若此上升記絕似唐末宋初人所作其前載李桓命桓闡師隱居語尤誕妄且是時隱居尚存何得稱貞白先生蓋不知貞白爲化後所賜謚也造僞書者賴有逗漏不爾令人頭眩

弇州山人讀書後

瑯琊王世貞元美撰　姪士騄校正

華亭陳繼儒仲醇定　長洲宋恭訂

書張道陵傳後

天師一傳蓋因世譜而作其牽合傳會不可言請得而條辨之其云和帝即位聞其有道以三品印綬徵是時漢未有三品也徵爲太傅封冀縣侯此又因卓茂事而傳之者也太傅位三公

上大邑通侯豈平世而遽及草野且此豈細事而史册之不載也神符所受能執筆一遥畫而千萬鬼衆俱死又能使之活則一時西川之厲太上固顧指靖之而有餘又何必縱之爲害至極而假手天師制之也陽都之人多深山窮谷王法所不及施故天師以便宜攝之彼地即生齒亦不過數萬耳何以有三萬六千種外道也夫一畫而能殺鬼太上實授之而又責其過當殺氣穢空者又何也張魯以漢中降魏封侯善終史傳甚明而云不受封爵白日昇天且曹子建著論稱其時道術之士甚詳而不及魯魯子衛隗俱無所謂奇術者而況上昇也且豈有子女十餘輩累代昇天而無一紀者自晉世而昭成而椒而仲回而逈而符而子祥而通而仲常而光而順而士元而修而諶而秉一而善而季文而正隨而乾其壽高者皆百歲小亦不下九

十何至乾曜召見之後子孫之壽皆與常人等
蓋前代系數不明而又少少則不得不以壽彌
縫不明則可以影響故也大要與鎮南而後其
印劍符籙雖存而未必一一修持其修持者未
必一一皆驗至宋眞宗之世頗好其事以故稍
稍出而應之然亦無可以聳動者至宣政而虛
靜先生繼先出其倜儻變幻君臣各相競爲文
彩而其後人因之有世譜耶眞誥雖特特稱天
師第呼之曰陵耳亦不甚重之

書玄風慶會錄後

長春丘眞人見太祖於西域雪山之陽所面告者幾三千言畧叙師傳之旨戒以太怒則傷身太喜則傷神太思慮則傷氣而惓惓以節色慾爲首旁及保國愛民用賢薄賦之事虜性貪淫好殺疑其枘鑿而太祖乃歎賞不已呼爲神仙錫以便宜金虎符領天下道教夫以佛圖澄之神奇能海鷗石勒然亦危者數四而勒亦不能

用其言長春何以得此於元祖耶一說長春能呪餅水生金蓮花元祖是以信之攷譜傳俱不載錄者曰移剌楚材疑移剌或耶律訛也其官稱侍臣昭武大將軍尚書禮部侍郎元至至元後始有侍郎亦不屬尚書省此恐誤

其二

後考湛然居士西征記頗稱長春之短湛然即楚材別號也此移剌者當別是一楚材

其三

丘長春道門之法嗣也其學實得之禪以片言悟蒙古太祖俾總領其教而其徒不能盡賢往往侵占寺刹以爲宮觀或改塑三教像以老子居中孔子居左釋迦居右或皆侍立後四傳而至所謂蒙哥皇帝用少林僧裕奏辨審得道士李志常等義墮焚化胡等經斥道士爲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七所又至薛禪皇帝再焚諸

道經復僧寺二百三十七所塑像悉令改正而道教屈矣昔寇天師謙之以符籙法佐拓拔世祖世祖因而盡廢釋氏僇僧人寇悔而欲諫之則無及矣嗚呼其師爲醫弟子蓄毒以殺人師亦烏得無罪哉

書眞仙通鑑後

麻姑壇祠記顏魯公所撰而趙道一倚之撰蔡經傳第其中所云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以五百餘年又說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及姑取米擲地變爲丹砂方平笑曰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復喜作此狡獪變化然則方平之得道當在盤古氏以前而及其作方平傳云東漢之東海人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

夫孝桓帝時主太尉陳躭家三十餘年尸解而去則方平之再過蔡經家百餘年事耳度其終始不過二百歲許人而何以老於麻姑又云滄海三變爲桑田也豈方平間於東漢時一出耶或別有一方平耶或過蔡經家事有之而傳方平者耳傳其名姓而不嘗見其文耶前傳言鎮青城山九仙寶室天而後云鎮崑崙亦自相牴牾

車子侯扶風人漢武帝愛其清靜稍遷其位至侍中一朝語家云我今補仙官武帝思之爲作歌云云按此即奉車子侯也奉車子侯霍去病之子也帝使從封禪太山一夕而死帝思而歌之又語其家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桓氏新論則帝出聖才有朕兆子侯則沒印故畏惡殺之今因其語似爲仙去又不識去病子而謂之車子侯尤可笑也

太極眞人杜冲以周昭王二十七年聞文始尹先生登眞乃靈宅棲玄學道康王特賜金百鎰完葺本第賜號曰棲觀聞老子在周爲藏史孔子猶及聞禮後始西度函谷尹先生挽之爲草五千言今云昭王十七年尹先生得道一誤也康王者昭王之祖也今云賜金百鎰完葺本第二誤也恐係傳會不可信又云周穆王好尚黃老崇建靈壇立廟置老君及尹眞人像尤可笑彼謂穆王時有老君觀耶又杜冲眞以昭王二十七年始學道道成而宗年二十受業焉年一百五十餘歲至厲王十三年而上昇彼謂昭王去厲王時有百七八十歲耶楚康王事尤誕王翦滅楚已虜其王負芻矣何得復有康王周義山傳是一博暢才人文字然歷引所見諸仙眞皆傳記紀載無一創聞至所謂黃老無英白元君則又黃庭經傳世以後語今云是漢宣

元時人得道恐未可信費長房以失符爲鬼所殺華佗以愆期爲曹瞞所誅此方術人也而列之仙可乎長房之得符自壺公見范曄漢書甚詳丹臺錄云壺公姓謝名元一恐附會語劉寬不聞其有仙道特眞誥載之

路大安傳尤爲不經據大安以順帝漢安元年壬午生至惠帝永康二年辛酉當爲壽一百八十年矣而是時王戎僅七十耳乃謂大安爲甥而戎爲舅其鹵莽一至此且惠帝永康元年四月趙王倫反自爲相國明年正月廢帝於金墉城四月反正改元永寧是永康無二年也惠帝不辨菽麥人也一年之內見廢於趙王倫復辟之後齊王冏專政帝食息不自制而何以能召大安驅禳厲疫所謂上眞授記年與名同可以冲天遂以大安元年白日上昇然年號實太安非大安也此類殊不一聊辨而志之

據真誥陶隱居所紀許黃民原無得道不當列之仙傳也胡長仙事甚奇刻俶儻第在中宗武后朝當遠出葉靜能張果上而史於方術不載又太平廣記搜剔不遺餘力於葉法善羅公遠輩紀載甚詳而獨不及長仙何也得非有所增飾耶

許真君除殄妖蛟及拔宅飛昇事神奇俶儻足以竦動凡俗照耀一世今遺跡尚存讖記都在獨晉史搜羅神怪不減虞初旁及義雲而乃遺敬之一不可曉也郭景純之抗王處仲於行刑人及鵲巢樹亦載之而顧絕真君化鴿之跡二不可曉也真君所居既非深僻壽至百三十六歲白日冲舉家屬門故何止百人而有司都不舉聞三不可曉也真誥揚許所載晉室諸賢迨盡豈有長史係真君從弟而了不之齒四不可曉也陶隱居徧訪仙跡若渴若狂而於真君事

獨杳然五不可曉也今者龍沙高過豫章城地仙之事當有驗者而先師曇陽子詩所謂五陵教主世多不能悉而注眞君傳者以東門之鎭爲宛陵南門之鎭爲浩陵西門之鎭爲鵲陵北門之鎭爲涪陵中門之鎭爲泰陵以實其分野大遠而名亦創新未知其是否

王子年能預知符堅南伐之必敗而不能守能預知姚萇之子無畧得符登而不能知身之見殺於萇手此大謬也豈釋氏所謂還債邪將無以述讖緯談休咎爲眞宰所罪耶正史不言兵解恐傳者增飾之其所著拾遺記十卷蓋不待畢而知其詭於道也

項曼都者誕士也與昔所傳古强蔡京之流相表裏其曰斥仙人者人而指目之耳而以爲眞仙何無識也徐啓玄爲王大夫治女金英事恠甚不可言而又涉無謂得非啓玄者欲竊其女故爲障眼隱形之術譸張以攝之耶

蕭子雲據南史以侯景之亂避地而卒今云還蕭山再徙居清虛館遇神人降言館之東北有都水坑水自東注可以徙居蕭又徙家寓焉歷二紀餘一旦上帝賜玉冊封元洲長史仍司郁木福庭之籍神仙之府八十二口同隱世不復見吾不敢以爲的然夫子雲名卿大夫也清虛館在蕭山之近隅非若地肺桃源之深阻也其家八十二口又非一人也何以居二紀而不致人主之傍求族黨之踪跡其卒之地與歲史無異書者何也且書家者流必舉子雲以爲口實寧有遷化之奇彰彰如是而一不之及意或羽客之棲止清虛者會張杜曇永之仙跡而牽引子雲以爲重耳

吳道子畫蹟雖神奇然是一工師耳正史野史載其出處甚詳且明未有以爲仙者而今云得神仙術周游人間玄宗聞而詔入宮庭有粉墻

數尋俾畫山水道子請用墨漿一缶潑於壁以幕覆之俄頃請上臨視山水林木人煙鳥獸無不備具而且精妙道子徐步指點巖下一小洞叩之忽開一童子在側道子奏曰此洞有佳致臣請入爲陛下先遂躍而入俄頃門閉守城卒曰道子出矣上再往視所畫處乃瑩壁無復山水何齊東野人誕謾無稽一至此也是不知吳道子之供奉明皇最久畫蹟滿宮禁及長安寺宇也可鄙可笑一至此

許栖巖事不可知而所稱對太乙元君引黃庭老莊三語云但思一部壽無窮眞人之息以踵其精甚眞却似有解悟後令道士算勞太華何神立海橋何鬼又是竊語大約此文唐人傳奇如嵩岳嫁女南溟夫人之類

劉忠州晏所遇王十八事見太平廣記其文典其事亦覈但以所好如此所遇復如此而位宰

相領鹽鐵不思轉首而取竄僇利令智昏其斯之謂歟

嵇叔夜傳謂舜聽佞臣言而殺伶倫八人又云晉文帝令康北面受詔敎宮人康不肯從帝殺康於市又一齊東野人矣

司空在南北朝爲三公齊明帝之世寧有司空張岊耶東昏嗣位日尋殺僇豈有容司空解官令百僚餞送事耶大抵多宋徽時緣飾以乞恩澤者種種皆此類也

玄眞子隱淪之無累者也幾於道矣然所謂鍾席水上安坐飲酒來往若飛與顏魯公作別揮手上升則正史稗官與吳興掌故俱無之可謂畫蛇之足矣

張果宇宙初闢白蝙蝠精也葉法善旣以太極紫微左仙卿謫降其格高果遠甚何以一泄果宿因遽殞絕耶

明皇月夜事一於西凉州觀燈兩游月宮而其所奉引之人曰葉法善曰羅公遠曰申元之葢一事一人而所傳聞異辭耳然恐亦誣罔不足信也申元之張雲容事别有傳奇甚詳

鄭遨跡極奇然是隱逸之有至趣者也非仙也

歐陽子五代史何以遺之

譚紫霄在五代時已識得莊列之旨與釋氏合豈不開士哉辭榮謝施百五十而恬然以解賢於杜光庭遠矣

黄損仕南漢時爲尚書僕射忽遁去三十二歲而歸題詩竟去亦奇矣然此詩所云惟有門前鑑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凡四句皆見賀季眞恐好事者妄傳之耳

崔偉事誕匄不足信灰袋道士張口如箕五臟悉露見酉陽雜俎然已於舒虚寂傳見之而又皆翟天師乾祐弟子疑必有一誤

李昇傳與元白飲有絕句所謂誰能無路趣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者鍾離雲房傳亦有之謂爲呂先生作當以昇傳爲是

純陽傳不當入邯鄲盧生事邯鄲呂翁開元中所遇也純陽尚未生

賀員外傳謂有喬仝者少得大風疾去家自棄荒山遇水部教之啗松腴年八十上下水如飛數從水部東游過濰縣元祐初來見蘇子瞻曰吾師嘗游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中意若喜君者子瞻留之不可又曰吾師以上元期我於蒙山矣子瞻作詩送仝并以絕句五解寄水部自是世無有見者攷子瞻集有之詩甚佳子由亦有贈然其時有識者云仝妄人也元無識賀員外得詩竟去誇於人遂絕不見子瞻

陶隱居孫思邈陳圖南三先生皆不能斷九重還往覺陶公微涉有意余素好博綜負才鬼之

慕則陶公我師晚來殊厭射欲從孫先生乞數丸藥救道士貧予歸借希夷一枕傳五龍睡法耳

水丘子語不多而煞有至理當是得道者

王筌傳始遇一婦人乳長於臍曰我蕭三娘也

按西京雜記婦人乳垂三尺者北斗中第七星東方朔知之

張拱傳載道士語曰神仙以辟穀爲下然却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入道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饑固已迂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色可也灼然之事吾所服膺

余讀宋史林靈素傳怪其誕匄甚口而無它奇術今覽此傳則又甚矣中間有與史不合者故記之傳言靈素本名靈蘧靈素者宣和所賜名也其所稱以術召致劉后事比之少君致李夫人尤怪偉史云靈素謂蔡京爲左元仙伯王黼

爲褚慧而今云蔡京乃北都六洞魔王第二洞大鬼頭童貫則飛天大鬼母勸帝誅之又云與張虛靜侍帝晏游禁中見元祐姦黨碑因與虛靜各俛首致敬上詩云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爲社稷臣二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姦黨是何人帝翌日以示蔡京京皇恐乞出而已靈蘧居其宮密室人所不能入京探知其有黃龍帳金龍牀朱紅几案以爲僭妄而疏論之上即與京掩入其室則明窓淨几別無一物京乃伏罪而至云即時致西王母降於其室則又誕也史言大水犯都城靈素竭其術不能退而傳云水自太子致但請太子拜之當自退其後復上疏云臣初奉上帝命爲陛下去陰魔斷妖異崇大道贊忠賢今蔡京鬼魁童貫國賊任以重權付之兵衛國事不修奢華太甚切忌丙午丁未兵馬長驅腥血萬里兩宮天眷不能保守因乞骸

骨歸鄉降詔不允至冬全臺攻之靈素即日封閉賜物携一童子步出國門帝賜宮於温州居之明年八月朔携奏數托温守上於朝授弟子張如晦偈而化去先於郭外相墓令於穴下更開深五尺見龜蛇即下棺見五色氣　候蓋土即走至百步外俄而山崩石裂不知所在帝聞而震悼賜文而祭之其官曰高上神霄玉清府右極西臺仙卿雷霆玉樞元明普化天師洞明文逸契元應真傳道輔教宗師金門羽客冲和殿侍宸行特進太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七百戶實封三千戶賜紫玉方符通真達靈元妙護國先生云至淵聖即位索取元賜七寶珠尋墓所不可得復有雷電蛇獸之異淵聖大驚使使賜御香設醮致謝封爲通真達靈真人據此傳稱爲尚書左僕射趙鼎謫後所撰似必有據而史辭第云食邑

實封云云不知政和官制無封邑也

皇甫坦即嘗爲淳熙定光宗后者淳熙晚見間椒風遏之至死所謂皇甫誤我即此人也此公故有道術然傳不過據碑誌諛墓之辭耳陸務觀西游錄嘗過其居時有軒輊語

姚平仲朱仙事大有紀之者絶類鍾離雲房若此夜功成即不終畏馬革亦當於通侯甲第五慾甕中淹殺

蘇養直事蓋別有紀之者非趙所張飾第嘗見一小說忘其名云蘇晚年病殆得丹藥以起與洪慶善云云後竟以老病終亦無所爲元日歡飲達旦披衣曳杖出門馳而立化事也養直少有文行眉山長公嘗爲作研銘

太陽太陰女几諸仙此稍晦其辭耳列仙傳記之葢容成素女之術也如楞嚴經所稱堅固而不休息者天地間自有此理亦自有此事第不

可爲訓耳

鈎弋夫人奇女也爲武帝所識孕十四月而產昭帝燕齊方伎之餘士尚好言之若以爲仙則夢囈耳

傳以麻姑爲王方平妹尤可笑此事惟顏魯公所撰壇記一見之何嘗有兄弟語

紫素元君傳所載任生事疑即傳奇所稱封生也韓太華爲韓安國妹貳師將軍之婦得道在易遷宮中若貳師婦則以巫蠱僇矣意化不在事後耶安國老死者三十年而貳師始貴當是最稚妹耳

王進賢傳尚書令衍之小女爲愍懷太子妃洛陽亂劉曜掠得之渡孟津欲亂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而胡羌小虜敢干我乎即投河死其婢田六出亦不屈投河死遇嵩高女真韓西華得度居華陽易遷宮真誥記之甚詳

按本傳太子妃宇惠風劉曜拔洛陽得之以賜其將喬屬欲妻之惠風拔劍抗詈而死其死節同特死水死刃小異耳惠風以抗劉曜得死而父衍以勸石勒即位亦得死死等耳不有愧其女乎

徐仙姑傳僕射之才女年數百歲常如二十四五人獨游江湖間寓止寺院有惡少數輩欲以刃制而辱之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兕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臥遽徹燭焉衆大喜欲趨之忽皆僵坐口不能言明日姑徐理策出山久之乃解姑往來江表顏色轉少其行如飛所至神明畏敬亡敢以非意干者愚謂毋論姑得仙道即之才有女能如此眞所謂淤泥中蓮花也第不知少時何以過活花姑爲女道士黃靈微也行止亦相類

李騰空乃李林甫女人以爲疑不知林甫亦謫

仙也而況其女乎大抵宰官貴臣多夙生有來歷者要在籍失之耳

書陳上陽金丹大要後

陳上陽者名致虛元人也道家書幾無所不讀於文雖不能雅馴而亦閎肆辨博成一家語其論精炁神援據法語警策動人金丹藥物妙用亦自可采而至鼎器一章所謂偃月鑪者必取之女子之身中則謬矣吾獨怪其妄引儒釋狎侮聖言以爲其罪不減調達善星於悟眞篇後已詳言之邇來江陵宜黃尚遭毒手不知二大

夫下泥犂阿鼻時亦與此老革相見否

書李素菴中和集後

余始得此書而讀之覺其緊爽有味其於一切內外丹藥吐納伸經之術如黃庭參同悟眞之類皆指以爲傍門小道而究其大指多出禪門如四祖啓法融南嶽醒大寂語又雜以中庸飾之大要欲成一家言耳非必有所得也吾所聞如尹蓬頭赤肚子所見如閻蓬頭劉大瓢輩遠者至數百歲邇者亦自强力飲噉兼人旁門小

道行之久久亦自有益第不能出世耳此曹子
眉山公所謂啖猪肉者也李先生所謂談龍肉
美者也

弇州山人讀書後 終

跋語

經年畏世瑟居蕭齋悠悠忽忽
秖覺神味不酧力無能致異書
銷永日徒引白疎狂澆礧塊而
已冬日無事薄游甫里集許氏

少逸山居案頭紫氣英英猥來
逼人秘帙鴻書湘架爲滿隨手
一編乃吾婁元美先生未刻讀
書後爲仲謙氏取裁焉者標舉
清剛撮鈔嚴整其定案如畢雨
箕風水溼火燥俾古人心折一
轉軸則江花頓萎卞血生碧令
后人膽寒要之大海迴風拖一
綫文瀾流美人世間自無容沒
沒昔慧眼用盡三昧覓普賢不

得余戲謂政行大士不及世尊耳今弇州逗脫鴛繡業已供世眼第金鍼度處唯許仲謙氏覷着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如是而已夫何容贊一言

後學孺山樵徐亮謹跋

北京圖書館藏